

年意正浓时,恰逢雨水至

——古诗词中的雨水

刘金祥

雨水,作为春季的第二个节气,象征着天地间一场沉静而盛大的复苏。从时令上看,雨水节气大抵出现在公历2月18日至20日之间,而作为农历新年的春节,日期常常在公历1月下旬至2月中旬间浮动。这种时序上的相伴相邻,使雨水成为春节庆典向春季农事过渡的自然节点。在文化内涵上,春节的祭祖、守岁、拜年等仪式,既是对过去一年的辞谢,也是对新年风调雨顺的期盼;而雨水节气之名,直接昭示冰雪消融、春雨渐增的自然转折。两者共同承载着迎春、祈丰的核心主题。

在中国古诗词的宝库中,雨水节气从来不只是历书上的一个名词,它是天地人神之间的一场温柔对话,更是文明深处对于生命律动最敏感的觉察和最深切的倾诉。“一候獭祭鱼,二候鸿雁来,三候草木萌动。”——雨水三候,这朴素平实的物候记载,一旦落入诗人眼中,便化作了生动的意象;寥寥十几个字,宛如一卷徐徐展开的早春水墨画。尽管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,却已具备了诗的骨骼与气韵。到了唐代,这天地间微妙的变奏,便彻底融入了诗的血脉。诗圣杜甫的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”,写的或许不全是雨水节气,但那“出”与“斜”的动感,却精准捕捉了雨水后天地间生命舒展腰肢的瞬间。鱼儿感知到水温的暖意,燕子乘着不再料峭的和风,万物都在一种无声的号令下,开始了新一轮的萌蘖。这便是雨水节气的神髓——它不是狂风暴雨的宣告,而是以无数细微的迹象,发出生命重来的请柬。

“雨水”的雨,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雨,这几乎成了雨水节气最经典、最崇高的注脚。杜甫在《春夜喜雨》中赋予雨以人格化的智慧和慈悲。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”一个“知”字,便将自然现象提升为天地间温情的交流。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它不愿惊扰人间的清梦,只随着那同样柔和的风,悄悄渗入大地的每一个毛孔。这场雨的功绩,不在于其声势浩大,而在于其无所不在、无微不至的浸润与渗透。于是,次日清晨,“晓看红湿处,花重锦官城”。那沉甸甸的花朵,便是雨水功

德的明证。杜甫笔下的雨水,是仁政的隐喻,是造化对苍生不动声色的滋养,它奠定了雨水节气在文化心理中那份“给予”与“希望”的温暖底色。然而,雨水节气又天然地与愁绪有着无法切割的联系。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《春雨》中的诗句“红楼隔雨相望冷,珠箔飘灯独自归”,便将这份凄美与孤寂写到了极致。雨水节气里的雨,成了隔绝与距离的象征。那雨丝如珠帘,模糊了“红楼”的情影,更在现实与向往之间划出一道冰冷的鸿沟。

如果说雨水的愁是清婉的,那么在另一些诗人笔下,它则焕发出明丽的田园生机。中唐诗人韦应物在《观田家》中写道:“微雨众卉新,一雷惊蛰始。”这里的“微雨”,正是雨水节气之雨的典型样貌。它不必滂沱,只需轻柔,便能唤醒“众卉”,让天地焕然一新。这雨水是农事的序曲,是田园乐章的第一个清新音符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更是将雨水节气与农事紧密相连:“腊雪瑞我麦,春雨嘉我谷。”在诗人眼中,这及时的雨水比任何珍宝都

更值得珍视,因为它直接预示着秋天的丰饶与生活的安稳。南宋另一著名诗人范成大在《春日田园杂兴》里描绘得更为具体:“土膏欲动雨频催,万草千花一饷开。”一个“催”字,道出了雨水节气中不容拒绝、却又充满善意的推力。土地开始松软解冻,在频频而降的细雨催促下,仿佛只是一顿饭的工夫(一饷),万草千花便迫不及待地绽放。这是多么迅猛而又欣喜的生命力量!

梳理古代漫长的诗歌史,雨水节气的意象与情感,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诗人的心中共鸣、变奏。从先秦朴素的物候记录,到汉代乐府《长歌行》中“青青园中葵,朝露待日晞”那对时光与恩泽的咏叹;从南朝诗人谢灵运《登池上楼》中“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”那惊喜的发现,再到唐宋诗词中或喜、或愁、或充满生机的丰富画卷,雨水节气完成了它从自然现象到文化符号的升华。在古诗词中,雨水从来不只是一种天气现象,它成为一种浸润千年的文化意象,一种连接天地的微妙触媒,一种诗人灵魂深处的回响。它更是千百年来,中华文明对自然细致入微的体察,对生命生生不息的信念,以及那份将天地节律融入血脉的诗性智慧。



百草园 ● 福运团团转

郝廷鹏

丙午岁首,
骐驎逐梦。
福运团团,
春意绵绵。

在英国过中国年

安朵蓝

我留学英国的那一年,第一次没有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。直到舍友姐姐在群里发消息,“明天过年,我做年夜饭,大家一起吃吧”。我才突然意识到,春节已经悄然而至了。

除夕夜,在全家人看春晚、吃年夜饭、互发祝福短信的时刻,我正坐在教室里,在午后的困顿中做着高强度的英语听力和口语练习。我抽空在家庭群里汇报了一下晚上的计划,爸爸妈妈立刻争先恐后地讲在家过年的准备。原来他们一直将担忧和思念憋在心底。

下了课,大家一边在厨房分工做

饭,一边用熟悉的家乡话按摩着平日被英语占据太久的大脑额叶。外国舍友下课回来,看到我们的样子,大吃一惊。我告诉舍友:“这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,我们必须好好庆祝。”

等我们终于吃上这顿迟来的“年夜饭”的时候,已经是国内大年初一的凌晨四点了。我们几个人举起杯子,相视一笑,用中文说着“新年快乐”。

窗外只有深沉的夜色。那一刻,王维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诗句骤然涌上心头。爸爸妈妈是否也在几个小时前,一天前,几天前都无比地想念我呢?

第二天,一切如常。没人知道我曾度过了一个多么重要的夜晚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像“大人”那样,笨拙又努力地拼凑过年的味道。这一夜,没有喧嚣的庆典,没有家人的陪伴,只有一群同根同源的人在遥远的异国他乡,牵挂着那些万里之外已经熟睡的人们,在思念中迎接新年的曙光。

星期文库

神骏奇谭之三

虽然龙是虚构的神话形象,但在古人心目中,它却和现实中的马有着不解之缘,二者都以行动迅疾著称,象征着阳刚之气和沛然的生命力,龙的形象塑造也有一部分取材于马。《周礼·夏官》曰:“马八尺以上为龙。”东汉王充著《论衡》称:“世俗画龙之象,马首蛇尾。”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记载,马援向朝廷献铜马,在奏书中写道:“行天莫如龙,行地莫如马。”汉代扬雄《甘泉赋》有“駟苍螭兮六素虬”之句,吕向注:“素虬,白龙也。凡称龙者皆马也;言龙者,美之也。”晋代郭璞在《山海经图赞》中歌咏:“马实龙精,爰出水类,渥洼之骏,是灵是瑞。”凡此种种,都体现出龙与马的深厚渊源。

象征帝王治世祥瑞的“河图洛书”,与瑞兽龙马有关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载:“河出图,洛出书,圣人则之。”汉代孔安国等人解释为,上古帝王伏羲见龙马负图出于黄河,以其文而画占卜天命之八卦;大禹见神龟出于洛水,背上有从一到九的数字排列组合,取其法而作治理天下之九畴。《管子》中,将“地出乘黄”与“河出图,洛出书”并列,乘黄也是传说中的神马,“龙翼而马身,黄帝乘之而仙”。

唐代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,描写了屈支国的“龙马”传说,称当地的良马是龙和母马生的后代:“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,诸龙易形,交合牝马,遂生龙驹,愧戾难驭。龙驹之子,方乃驯驾,所以此国多出善马。”玄奘还写道,屈支国曾有一位贤明的金花王,因其治国有方,龙主动现身,为他驾车。金花王临终前,用鞭子碰了碰龙的耳朵,龙就潜入龙池不见了。

唐代传奇里,也有龙化身为马的故事。《太平广记·许栖岩》讲述,进士许栖岩准备去蜀地游览,想买马充当坐骑,但资金有限,只能在西市的蕃人手中买得一匹瘦马。许栖岩每天给它加喂草料,马却越来越瘦。他找人占卦,得到“乾卦九五”,卜者称此马为龙马,让他多加爱惜。许栖岩骑马过蜀道时,坠入万丈崖底,人马却都毫发无伤。他机缘巧合来到仙境,只见花木秀异,池沼澄澈。仙人告诉他,这匹马本是龙,因为发怒毁坏庄稼,被罚到人间当马,遇到了许栖岩这个有“仙骨”的主人。许栖岩以为在仙境只待了半个月,归来后却发现人间已过了六十年。仙境中遇到的玉女托他买魏县田婆的针,这位田婆虽然在凡间生活,但也是神仙。许栖岩把针系在马鞍上,将马放到渭水滨,马便化龙而去。后来许栖岩入太白山,不知所踪,可能成仙了。

乘风踏云
龙马精神

瑶华